

01 懷念的山城——平溪

洪振春

對臺北到平溪駛車差不多點外鐘，山路彎彎幹幹，一引是山、一引是溪。春天的時陣，兩引的櫻花開甲滿滿是；熱天油桐花滿山遍野，一陣風吹來若像咧落雪咧。一簇一簇的紅毛杜鵑共山坪染甲五花十色，實在誠迷人。

平溪是一個誠靖的山城，遮的厝攏順溪仔邊的山坪起的，庄裡的路細條閣懸懸低低，有的所在誠狹，無法度相閃車，所以駛車的時愛先看頭前有車來無？若無，佇彼號山路倒退摠，毋是咧滾要笑。遐真少跤踏車，出門若毋是怙行的，就是騎『oo-tóo-bái』。平常時仔有較稀微薄仔，因為少年的攏出外去拍拚，厝裡厝老人恰囡仔，所以講遮是一個老人囡仔庄。

你若坐火車去平溪，菁桐坑是頭一站，這是炭空上濟的所在。這馬猶會當參觀舊磅空、炭礦博物館，會當了解當時炭工的生活，順紕參觀古早時代的老火車頭，閣會當共你的願望寫好掛跔車頭邊，向望後擺會當實現。日本時代捌佇彼个所在挖塗炭。台陽會社為著欲載塗炭造鐵枝路，平溪就按呢鬧熱起來，所以平溪人共塗炭號做「烏金」。

風對樹林內吹來有野花的芳味，山鳥 tsih-tsiuh 叫，草蜢仔的歌聲，遠遠的溪水聲，予人攏行袂開跤。若是拄著西

北雨了後，田頭 khiannh 佇田岸跤、佇溪溝仔墘，khiannh、khiannh、khiannh 的叫聲，若像咧叫你愛閣來喔！熱天的暗暝，滿天的天星閃爍，滿四界的火金姑飛來飛去無間頭頭，拄著仔一个天燈飛過，予山城的暗暝加誠神秘。

十分瀑布佇十分寮的山內，經過目鏡洞，行過吊橋就看著矣，這是臺灣上大的水沖，是一个有名的觀光區，歇睏日仔遊客密密是，尤其是少年囡仔上愛耍溪水、掠溪哥仔、撈蝦仔，規工都要袂瘡。

欲轉去順紕買兩把仔珠蔥恰一寡劍竹筍，這是平溪的山產。運氣若較好凡勢仔會買著野生的山藥薯，敢若像野生的參仔全款，你就福氣啦！

1. 菁桐坑(Tshinn-tòng-khin/Tsheenn-tòng-kheenn)

2. 田頭 khiannh：一種雨蛙，叫聲響亮。

02 數念苦棟花

林滿足

會用對待貼心的彼款事情，去斟酌看苦棟，彼是因為「苦棟若開花」這條歌。紀乃茵小姐優美的歌聲，將莊柏林先生的詩詞，唱得甲足有感情，嘛予我深深感動。就按呢，苦棟茄仔色的花蕊，就變做我逐年春天掛念的對象。毋但是佇校園內欣賞伊的嬌，街路邊、溪仔墘、駁岸頂、山林內，我攏會刁工去走揣伊的形影。

苦棟的花細細蕊仔，淺淺的茄仔色，規撮生做伙。二月底花恰葉同齊發出來。若無專工去看，是啥物都看袂著。伊清芳的氣味，無像玉蘭、茉莉遐爾野芳，著愛倚近才鼻有。全這陣也有色水豔麗閣大蕊的斑斑，恰顯目的風鈴木咧開花，大多數的人干焦看見佢的存在，較少人會去注意幽雅的苦棟。其實，茄仔色幼秀的苦棟仔花，恬恬開佇咧藍藍藍的三月天，往往予人產生一種和諧安詳，有夠幸福的感覺。這是佇別種花看袂著的氣質。我這款的熱情，免不了會感染四箍輾轉的同事、學生，這馬嘛知欲去欣賞春天的苦棟仔花。逐家相招沉迷踎茄仔色的花芳當中，確實誠有意思。

三月底四月初，天氣漸漸轉燒熱，葉仔愈生愈茂，毋過這陣，花蕊煞著愛離葉離枝，隨風搖、隨雨落。有當時仔看甲誠毋甘，想欲做彼號痴情的葬花人，煞真驚去予人笑痞

的，只好共這份深情固佇咧心肝底。無奈來看伊墜落紅塵，化為烏有。唯一會當做的，是一擺閑一擺來聽彼條歌……。

苦棟是臺灣原生種的樹欉，一四界攏會當生存，認份、堅強，無需要特別照顧。春天開花滿滿是、熱天葉仔發真茂、秋天樹子結規欉、寒天落葉等過年，四季有無仝款的面貌，其實是足嬌的樹種。可惜號名苦字，煞得袂著人疼痛，一般人家的埕斗，根本無伊生存的空間。致使我這個市內倌，一直到讀著「苦棟若開花」這首詩，才恰伊結緣。

一冬展展長，苦棟仔花干焦開半個月，目一暝就消失去，莫怪我會數念，期待年年春天會當再相會！

03 「期待」煞變「傷害」

王朝源

從破病了後，就真少跔起去三樓尾，頂懸種的盆栽無人照顧，逐樣看著攏欲死欲死。看毋是勢，緊提水穀仔來沃水。當咧沃花的時陣，雄雄聽著有人咧押電鈴。水穀仔擲咧，趕緊從落來看是啥物人來相揣？

送批的大聲喝講愛頓印仔，講是對日本寄來的掛號批。批囊仔印甲誠古錐，批的內容誠趣味。我那看那笑，煞袂記得樓頂尾的花，猶閣喙焦等欲咁水。雄雄想著，趕緊閑走倒轉去三樓尾。

跔起去到三樓頂，踱步才踏出戶櫺，隨閣勾倒轉來。無意中看著伊頭仔犁犁，佇水穀內底咁水，咁甲 suh-suh 叫。驚共伊拍生驚，我就覘跔窗仔後偷看。看伊 ki-ki-kuh-kuh，跔花坵邊仔楚箍輓。尾仔頭擰懸懸，展翼飛對天頂去。我擇頭看伊飛去，愈飛愈遠，最後干焦睜一點點烏烏，杳杳仔佇天頂消失去。

水沃好了後，我的心肝頭一直咧想講，伊毋知是離家出走？抑是參加比賽，半路歇落來揣水咁的過客？明仔載伊敢會閣再來？

伊好親像知影我對伊的關懷，自彼擺了後，伊逐工攏來。有當時仔閣會招一大陣朋友鬥陣來。咁水咁了，規陣蹣

花橫跛跳來跳去、tshi-tshi-tshah-tshah 耍袂煞。耍忝矣，就跔花橫跛歇睏，一直到日頭欲落山，才相招飛轉去。

我驚水無夠咽咁，專工攢一个喙較闊、較深的水缸，閣佇花橫跛掖一寡米。三樓頂煞變做伊食點心、歇喘的所在。毋管好歹天，攏會 ku-lu、ku-lu 來吼兩聲仔。看伊跔花橫跛躉來躉去，彼種自由、歡喜、快活的款，煞變做我破病了後，上向望的一種期待。

這一工，我閑一擺跔起去三樓尾頂，規个三樓尾恬厝，恬甲予人起雞母皮。我感覺誠怪奇，踏倚去水缸共看覓，看著伊規身軀澹澹漉漉、有硃硃，定著是咁水的時陣，無細膩跋落水缸予水駐死。

共伊撈起來，輕輕捋伊烏髭烏髭、金燦燦的毛。伊的喙角猶閣咬一粒米，死甲遮爾悽慘，予我看甲誠毋甘，目屎強強欲滴落來。

從伊予水駐死了後，三樓尾頂閣再恢復早前彼款的恬靜，我心肝頭彼種期待嘛消失去矣。過頭期待煞變做傷害，我無心的錯誤，到這馬猶閣園佇心肝內，幾若冬嘛無法度排解。